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女性難民正處於愛滋病的威脅中

Janet Otsuki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女性難民正面臨著愛滋病的傳染威脅，性別不平等使得女性極易遭到感染是眾所皆知的原因之一。這個區域女性難民的困境並不被重視，人權的破壞使她們經歷戰爭與流離失所，承受接觸到HIV病毒的極大風險。

全球難民有大部份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女性難民。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報告在全球三千五百萬多名難民或是因戰爭而離開家園，其中大約有75%是婦女和孩童。同時，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資料，在人數前十大的難民營中，有五個是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

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計畫組織（UNAIDS）的資料，2006年全球有近三分之二HIV病毒感染是發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其中有59%是女性。年輕女性有特別風險：根據殺菌劑發展聯盟（The Alliance for Microbicide Development），在這個區域的15至24歲女性相對於同齡男性有著3倍的HIV病毒傳染程度。

被迫離開家園的婦女在戰爭中面對著一些因性別而造成散播HIV病毒的因素。根據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這包含家庭、社會和社區結構的破裂、缺少醫療照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性和性別暴力和增加的軍人與平民間的性行為。另外，難民和重返家園者遭到侮辱及不公平待遇及其他人權的迫害也是原因之一。

混亂的社會與經濟

當許多家庭逃離家園並在鄰近國家尋找庇護，他們放棄穩定的社會結構。包含性行為的社會標準的瓦解。

這樣的瓦解使得男性與女性間已經存在的權力不平等更加惡化，即使在數次的和平中，女性無法要求權力和平等的經濟地位且因社會環境而服從男性。結果是自我掌控的減少和選擇是當時在那與她們有性關係的那個人。

據傳聞逃難的男性在社會與家庭中失去地位，此外，男性時常在難民營被約束，如進入當地工作。這常導致酗酒和傷害妻子和子女，而且有不同的性伴侶卻沒有安全的性行為。雜交和虐待增加HIV傳染的風險。

經濟窮困是很普遍。逃難時僅帶簡略衣物，女性難民高度依賴男性的人身及經濟保護。在許多情況女性試著養活自己、丈夫和子女。在其他情況，失去父母的女孩當家並養活自己和手足。性剝削和性虐待時常發生在這些孩子身上。

“求生存的”性行為

性交易或“求生存的性行為”在這些人中是很大的問題。女性被挑逗或被迫與士兵、警察或維和部隊發生性交易，為了交換食物、飲水、庇護、保護、金錢和其他極需的日用品。

“Sugar daddies”是指老男人過去有著數個性伴侶，使女性難民可能被虐待或懷孕，特別是HIV病毒的感染。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HIV病毒的流行在軍隊和警察單位有時可超過50%。

在這區域的難民營，經常由女性承擔愛滋病病患和孤兒照護的重擔。為了收容照護而要有收入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如果不被所在國家的政府政策所承認。女孩可能被迫要輟學才能照顧生病的父母。一些女孩的父母已因愛滋病而過世，成為孤兒、窮困和未受教育，她們沒有太多選擇來養活自己和手足。

受損的診所、未檢驗的血液

在衝突中，民眾可能無法使用社福服務、醫療照護和安全的血液供給。醫療設施的損壞、醫療補給或設備的掠奪或遺失和不易到達服務點是逃難的民眾所面臨的問題。戰爭傷亡成為主要的考量，而不是難民的一般健康需求。

分娩在人道緊急事件也同樣地更危險。

在沒有血庫和檢驗系統的地方，婦女在分娩時出血，是可能有接觸到受感染的血液的風險。

無法控制的性別暴力

性別暴力是HIV病毒的傳染給婦女的最明顯風險因素之一，而性暴力在所有的衝突中是無法控制的。激烈的性行為大幅地增加女性的病毒感染風險。男性生殖器強迫進入造成磨擦或撕扯陰道組織更容易使病毒進入血液中。青少年甚至更加危險，因為她們生殖道還未完全發育。甚至，傳統的女性割禮（female circumcision），又稱女性性器切除（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在強迫或是正常的性行為使得女性更易遭到HIV病毒的感染當陰道組織又被破壞和某些情況下進入造成切開。

女性在逃難時特別容易受害。婦女常在單獨時或有子女在旁時被強暴或是被迫與士兵或逃難的男人有性行為。難民安置應該是要保護女性，但維和部隊被暗指在獅子山（非洲國家）、賴比瑞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對婦女及小孩性虐待。一些區域的文化錯誤地相信與處女有性行為能夠治癒愛滋病，而這樣的迷思促使輪姦的發生。

士兵會使用性暴力當作戰爭的武器，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報告盧安達的女性被蓄意地感染HIV病毒，以強暴作為種族鬥爭的工具；這也發生在蘇丹的達佛區（Darfur region）。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報告，剛果共和國內戰時的反抗軍強暴女性是為了懲罰平民支持他們的

敵人。女性也是成為童兵的男孩及年輕男性的目標，虐待她們只是他們訓練的一部份。

如前所述，在戰爭中親密伴侶間的暴力行為也逐漸增加。聯合國秘書長的南非女性愛滋病特別小組報告，伴侶關係間的暴力是三種使得這些區域的女性容易遭到HIV病毒感染的因素之一。對於性和性剝削默不吭聲的文化是另外兩個因素。

侮辱和歧視難民

女性難民在某些方面承受侮辱和歧視。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報告，她們經常因為貧窮和種族成為難民而在提供避難的社會被侮辱。女性面對第三個因素：性別不平等。

難民也被誤解帶來及傳播HIV病毒到提供避難的國家。另一方面，返回家園的難民也被指責帶回病毒。

許多社會相信HIV病毒的傳染是透過握手、擁抱、親吻、觸碰、運動、打噴嚏、蚊子的叮咬或共用床單這樣的迷思。難民和返回家園的難民因此面對這樣的歧視，當他們在市場買食物、在社交場合、在學校和在運動場上。

預防、宣傳的成果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報告，國際救援組織正對難民進行許多大大小小的愛滋病預防與宣傳的活動。這些包含學校、產前照護診所、青年活動中心及食物配發站。

年輕的難民被訓練成為同儕間的教師，並鼓勵勇於談論性、生育問題和檢驗及計畫的重要性。公開演講、戲劇、舞蹈表演、影片、小冊子和卡通都是傳達與HIV病毒相關的資訊，保險套也會被發放。

建立對人權的重視

國家的政府、社會及個人必須認識女性難民的基本人權。他們才能夠有效的對抗愛滋病的流行與隨之而來的衝擊。

聯合國愛滋病計畫組織（UNAIDS）、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和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的報告宣稱婦女的基本人權必須包含平等地擁有生育保健、治療和藥物；減少性暴力和性剝削；停止早婚或逼婚；尊重女性有權選擇是否要生育；在法律上平等地擁有財產所有權、繼承權、離婚、子女監護權和工作權；給予愛滋病患者居家照護的支援；和普及女孩的教育。

聯合國難民署（UNHCR）聲明賦予難民基本的人權，既使他們不在自己的國家，他們所寄居的國家有義務去給予和保護這些權力。包含受教育、醫療照顧、工作和免於被拷打、降低人格的對待與鄙視。

未來的希望

性別、貧窮、種族和健康在這些女性難民中交織成一個複雜的網。但還是有希望，國家與國際救援機構和婦女自助地對抗這樣的社會疾病並改變政策來幫助這些弱勢人口。

醫療團體意識到婦女缺少完全掌控保護自己免於HIV病毒感染的預防手段，正研發能夠減少傳染可能的局部殺菌劑。這些物質能夠局部用在女性生殖器黏膜表面，婦女自己能夠有直接的預防控制。這種科技預計能在5至10年內完成。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女性難民已經展現對抗愛滋病的能力、勇氣和決心。她們的例子能夠驅使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必要改變以逆轉危機。